

醉的泛音乐化

——论尼采的艺术与权力意志

汪顺宁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醉的泛音乐化

——论尼采的艺术与权力意志

Pan – musicalization of Intoxication :
Nietzsche's Aesthetics on Art and the Will to Power

汪顺宁 著
Shunning Wang

知识产权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红华 宋云

封面设计:贺双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的泛音乐化——论尼采的艺术与权力意志/汪顺宁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

ISBN 7-80198-250-9

I. 醉… II. 汪… III. 尼采, F. W. (1844 ~ 1900) -

美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83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53 号

醉的泛音乐化——论尼采的艺术与权力意志

汪顺宁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编:100088)

<http://www.cnbook.com>

(010)82000890 (010)82000860-8324

中国必需出版网直销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印制

850mm×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6.5 152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ISBN 7-80198-250-9

C · 041 (101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摘要

尼采美学思想的核心语词乃醉，醉在其思想轨迹中先后显现出音乐与泛音乐化，醉的生成使得其自身一方面作为名词之醉，一方面亦作为动词之醉化，这条从音乐到泛音乐化的道路就此言说着尼采美学思想的主旨：醉的泛音乐化。^①

艺术始终居住于尼采的视角之中，以其异乎寻常的样式：醉、宁静及醉式语言。醉作为音乐的发生和本性根本上与尼采对存在者的刻画相关。当宇宙生成的原始力量以其汪洋恣肆之醉生生流转之时，古老的音乐由此响起，而艺术家们受此震撼之后的创作毋宁说是一个传递过程，根本而言此乃宇宙之醉使然。作为醉的变式，宁静区分于喑哑和寂灭，同时亦非遗忘和遮蔽，从而宁静并非醉的否定。如果醉作为世界的显性音乐，那么宁静正是世界的隐性音乐。当醉远离喧嚣和嘈杂回归自身时，正是走向宁静的时候；而当宁静区分于喑哑和寂灭时，它正向着醉的方向。醉和宁静互为向度，这种状态正好构成一个圆的运动。而音乐式箴言体（尤其是文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亦否定

① 就笔者视角所及，尼采文本中没有用过“泛音乐化”这一语词，彭富春亦认为尼采德文文本中无醉的动词形态。从而泛音乐化与醉化成为笔者对尼采美学思想的总体把握。泛音乐化及其英文 Pan-musicalization 皆为笔者所合成（当然后者只是作为中文“泛音乐化”的可能的对应），至于醉如何作为泛音乐化，这正是本著所力图显现的。

着任何技巧意义上的发明，而是世界之音乐性的显现。

同样地，作为尼采晚期思想基本语词之一的权力意志仍旧言说着醉。“蝴蝶”和“鸟儿”便显示出尼采试图在纯粹理性和纯粹感性之外找寻生命之路，十年的漫游正是这一寻找的足迹。纯粹理性导致生命的抽离，纯粹感性导致生命的迷失，二者皆意味着生命的背离和否定，局限于时空和因果系列的认识和体验之内。

作为权力意志的变式，永恒轮回思想生成着生成之圆的永恒差异永恒流转。如果说权力意志作为存在者的世界性，那么永恒轮回则作为存在者的历史性。这表现为：世界性总在历史性之中，而历史性作为永恒的差异也总表达为世界性。

这样一个流转的时间从而具有可逆性，或者说圆形轨道消解了时间的不可逆性。“新的世界－概念”发现了一个矛盾，即“世界向后的时间无限性”或曰“回归无限性”(WP,548)。不可逆的时间对应于一切终极论的单向流动与终极静止，回归无限性则对应于永恒轮回的无限存在、无限意义。

此处值得追问的是从早期的醉到晚期的醉之间的延伸轨迹。在一个相似的动词化表达中实际上伸展出思想的两个触角：一个是从音乐向生命的生发，一个是从生命向音乐的生发。二者分别表达为早期的音乐生命化与晚期的生命音乐化。这看来不过是语言游戏，但其实表明了尼采思想出发点的切换。

这个切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从音乐到泛音乐化的痕迹。早期的尼采作为叔本华与瓦格纳的信徒是一个必然，他在其自身的音乐素养与禀赋的驱使中与音乐艺术保持着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接触与浸染。音乐艺术本身的贵族化色彩，在这位血统和学统上都颇富贵族化倾向的尼采的思想里得到谐和的共鸣。这位始终对洁净有着本能的认同、换言之对不洁净有着本能的排

内容摘要

斥的尼采在十年的孤独漫游之中和之后视角开始扩大和伸展直至在一切存在者尽收眼帘之后，透视者固有的音乐“先见”使一切都染上音乐的色彩。于是尽管所有存在者都表达为权力意志，但这个权力意志仍旧是音乐的醉。然而世界作为音乐如何可能？换言之，世界的可见性直观地排斥着音乐的听觉，在世界的可见性和可闻性之间必须存在某种转换，这便表达为世界的泛音乐化。

如果说音乐生命化作为对音乐的聆听使自身区别于其他音乐本性说或音乐无本性说，从而使作为音乐家—美学家^①的尼采区别于其他音乐家与美学家，那么生命音乐化作为对生命的透视使自身区别于其他本体论或存在论，从而使作为哲人的尼采区别于其他哲人。

如此而来泛音乐化实际上成为音乐家—哲学家尼采的全部秘密，世界作为音乐显现出音乐把握为音乐，传统形而上学无不在此遭遇音乐的来去冲刷以至激荡殆尽，剩下的惟有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充塞天地宇宙之中，它就是宇宙。

就此宇宙的泛音乐化并非尼采对宇宙的“真理”把握，亦无关乎“道德”，同时也非“包装”艺术。真理、道德都不过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代名词，它们超出宇宙并反身规定宇宙。而“包装”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觉的“艺术包装”，它无关于艺术而只相关于利益与欲望，是利益与欲望的艺术脸谱化。

从而泛音乐化的“天籁”非一般耳朵所能听闻。由此听觉的力度（也包括嗅觉等）决定了生命的丰盈与衰退，在艺术的高下等级（伟大的风格与浪漫主义）之间，惟有生命之力的强与弱

① 与下文的“音乐家—哲学家”类似，此处的音乐非一具体的艺术门类，换言之，连字符两端的名词并非一并列关系，而是有所侧重的。

作为尺度。

伟大的风格在那同时作为音乐与泛音乐化的酒神颂歌中以其力的充盈而得以生成，然而这回到古希腊的生命既区分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又划界于他人的返回。其中文克尔曼所谓古希腊雕塑的“伟大风格”根本上分离于酒神颂歌的伟大。

而现代艺术表达为衰退与其变式痉挛，并且上演此浪漫主义喜剧的整个大舞台亦具备此特性。根本而言这一切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半医学半道德的净化说，此外基督教以及近代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瓦格纳的乐剧等无一不是衰退或痉挛的象征，它们上演着催眠师、牧师或麻醉师的角色。现代艺术根本上是衰退的，无论其表现为华丽的音色、强烈的感情还是遥远的异国情调以及恐怖的刺激等。当艺术失去其自身或曰当生命失去其自身的力量时，过多的风格、手段及其堆积根本而言并非生命的高涨而是痉挛，喧嚣与斑斓在此成为衰退的华贵面具，恐怖与刺激在此成为衰退的强硬面具。

与浪漫主义艺术相比，酒神颂歌式的艺术是宁静的醉，它来自生命的丰盈和强大；与古典主义艺术相比，酒神颂歌式的艺术是醉的宁静，它来自非理性的生命而非理性的静观。在尼采，那作为音乐以及泛音乐化的醉在艺术与生命两个层面根本上作为现代艺术以及现代生命的拯救。在此之中，醉进行着其神化进程并生成着醉的新神话。

思想意在划界。^① 正如彭富春所云：“思想乃是划界，这与

① 就海德格尔而言，在思想之源的意义上，思想的任务乃是越过哲学回溯并进入存在之思的脚步的冒险。 Heidegger: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p. 369.

内容摘要

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无关。”^①而且思想自身在其延伸的道路中已经以其延伸而显示其边界并隐约其痕迹。换言之，边界作为连接之处实则指向分离，从而它作为思想的敞开。而痕迹作为已经消失的道路却隐含着重叠，从而它作为思想的遮蔽。于是思想之路实际上同时表达为边界的敞开与痕迹的遮蔽，当思想向着敞开的方向进行其永恒的追逐的时候，它实际上只是留下沿途的痕迹，而边界总在远方。

尼采的思想之路也是如此，当其以音乐和生命之醉升腾至那离拜洛伊特 6000 呎的北极高山时，却已经注定着其自身思想那同一差异的“永恒轮回”，这神圣的投掷骰子的偶然之桌上的必然的点数，尽管有着太多的几率。

^① 彭富春：《边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第 129 页。

目 录

引 言	1
1 醉从音乐到泛音乐化	1
2 泛音乐化的东西回想	3
1 艺术：音乐醉化	7
1.1 醉	8
1.1.1 醉作为音乐的发生	9
1.1.2 醉作为音乐的本性	13
1.1.3 醉与灵感、灵见、天才	17
1.2 宁静：醉的变式	20
1.2.1 宁静作为美	22
1.2.2 宁静作为醉	25
1.2.3 宁静与光明、纯净	29
1.3 醉式语言：音乐式箴言体	34
1.3.1 如何说	35
1.3.2 说什么	41
1.3.3 为何说	47

2 权力意志:生命醉化	51
2.1 演化	52
2.1.1 孕育	52
2.1.2 分娩	57
2.1.3 成熟	60
2.2 刻画	65
2.2.1 物理的力与尼采的权力、意志	66
2.2.2 理性、感性与灵性	69
2.2.3 火与光:非实体性	76
2.3 变式:永恒轮回	79
2.3.1 查拉图斯特拉的笛声	80
2.3.2 狄奥尼索斯的阿乌洛斯	85
2.3.3 权力意志的高音	89
3 艺术与权力意志:泛音乐化	93
3.1 泛音乐化	94
3.1.1 音乐生命化	96
3.1.2 生命音乐化	100
3.2 艺术的尺度:生命的充盈与衰退	105
3.2.1 伟大的风格	106
3.2.1.1 酒神音乐	106
3.2.1.2 酒神音乐与希腊雕塑	110
3.2.2 浪漫主义	114
3.2.2.1 现代艺术及其舞台:衰退与痉挛	114
3.2.2.2 醉的新神话	120

目 录

4 边界与痕迹	123
4.1 传统维度	123
4.1.1 凝固的终极	124
4.1.2 艺术的下降与上升	128
4.1.3 天体音乐与泛音乐化	132
4.2 现代维度	136
4.2.1 流动的存在	137
4.2.2 音乐与诗意图	141
4.2.3 醉与无	145
4.3 后现代维度	150
4.3.1 弥漫的弥漫	150
4.3.2 醉语与呓语	154
4.3.3 理性的葬礼	160
结 语	164
1 两个弗里德里希的难题	164
2 查拉图斯特拉如彼说	166
3 语言之非	168
中外文参考文献	173
致谢	190
跋	194

引言

1 醉从音乐到泛音乐化

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里，十五名里底亚妇女组成的歌队（迈那得们）欢唱着：

“啊，欢乐啊，欢乐在高山上，
竟舞得筋疲力尽使人神醉魂销，
只剩下神圣的鹿皮
而其余一切都一扫精光，
这种红水奔流的快乐，
撕裂了的山羊鲜血淋漓，
拿过野兽来狼吞虎噬的光荣，
这时候山顶上已天光破晓，
向着弗里吉亚、里底亚的高山走去，
那是布罗米欧在引着我们上路。
.....

它们会再来，再度的来临吗？
那些漫长、漫长的歌舞，
彻夜歌舞直到微弱的星光消逝。
我的歌喉将受清露的滋润，

我的头发将受清风的沐浴？我们的白足
将在迷蒙的太空中闪着光辉？
啊，绿原上奔驰着的麋鹿的脚
在青草中是那样的孤独而可爱
被猎的动物逃出了陷阱和罗网，
欢欣跳跃再也不感到恐怖。
然而远方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有声音，有恐怖，更有一群猎狗
搜寻得多凶猛，啊，奔驰得多狂悍
沿着河流和峡谷不断向前——
是欢乐呢还是恐惧？你疾如狂飙的足踵啊，
你奔向着可爱的邃古无人的寂静的土地，
那儿万籁俱寂，在那绿荫深处，
林中的小生命生活得无忧无虑。”^①

这远古的神话和音乐涌动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原始生命力量：他的显现给逻各斯的边界的分明带来着模糊、融合与沟通。在迈那得们的迷狂之中，神与人的亲近与聚集展示着摩耶面纱上神秘而美丽的微笑，最可怕与最温柔的黑暗与光明之神狄奥

① 《古希腊悲剧经典》下卷，罗念生译，作家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7、408 页。其中诗歌节选另参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4~45 页。对于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尼采的评价是耐人寻味的。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67 页）中，尼采曰“伟大的欧里彼得斯”。如果纵观尼采早中晚期思想的嬗变，那么欧里庇得斯此剧中酒神的力与宁静的统一正印证了尼采之醉的独特视角。至于宁静如何作为醉的变式请见后文。

引言

尼索斯放射出宽厚、仁慈、祥和、宁静的光芒。

如此汪洋恣肆的酒神颂歌穿过两千年的形而上学屏障灌注于尼采的非凡听觉，奔流于从音乐到泛音乐化的途中……

从而其美学核心语词乃醉，而此醉先后显现为音乐与泛音乐化的涌流与生成，如此的醉从音乐到泛音乐化之途昭示着醉之音乐性，于是尼采美学思想的华彩乐段乃是：醉的泛音乐化。

2 泛音乐化的东西回想

国内学界从 1902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推举超人思想。二战开始以后，研究者开始批判尼采的权力意志“流毒”。1949 年起约三十年间，左倾思想将尼采看作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反动势力的文化代表，权力意志、超人等思想被斥为阶级压迫的鼓吹工具。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长期禁锢之后对新价值的渴望与热情，一度出现了伴随“存在主义热”而来的“尼采热”。^①

在西方，尼采得到了包括以下大思想家在内的众多思想家的注视和研究：海德格尔、考夫曼、德鲁兹、德里达等。此外还有洛维特、克洛索夫斯基、阿伦特、哈贝马斯、福柯、罗蒂等。他们的研究视角主要如下：

海德格尔：结合自身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问题的梳理，将尼采定位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峰。考夫曼：从现代维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尼采。德鲁兹：从“变”的角度来切入尼采，将尼采思想解码为反编码，并赋予尼采思想一个独特的称谓“游牧思想”。德里达：解构尼采文本的同一性，将尼采由单数转化为复

^① 汪顺宁：《20 世纪中国的尼采研究》，《哲学动态》2002 年第 6 期，第 42 ~ 45 页。

数。洛维特：对永恒轮回的解读（与权力意志不相容）。克洛索夫斯基：尼采以循环的意象完成了其宿命论思想。阿伦特：尼采的意志其实是反意志，除了是与亚门似的对一切存在者点头称是，此外无他。哈贝马斯：权力意志理论无法满足科学客观性的论断并付诸实践。福柯：尼采思想延伸出一块癫狂和纯语言的边界区域，言说着暴力、未完成性和无穷性的语言之游戏。罗蒂：基于语言的工具性，尼采的隐喻无法避免其最终的边缘化。

而本论文的独特视角^①在于：醉的泛音乐化、宁静作为醉的变式、音乐式箴言体、火与光的非实体性、永恒轮回作为权力意志的变式、音乐生命化、生命音乐化、结语等。

① 关于尼采文本之版本与笔者的研究方法此处简要说明如下：

就晚期遗稿的版本和可信度问题而言，蒙蒂纳里的权威批判版已经陆续面世三四年，这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文本依据。筚路蓝缕从头越，然并不减那些依据前版之解读的魅力。毕竟以尼采那断玉零金的风格而言，完全拘泥于文本之路显然不通。笔者的强调是穿透尼采之所说，从而开掘其未说和要说之说。

伽达默尔于此有类似说法，他举德里达的文本《尼采的马刺》为例说，此部名著取材于尼采的一条笔记“我忘了带雨伞”，这只说明如此完全可靠的版本只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本去揭示本质之物于非本质之中，更需要的是用新的光芒从文本中去发现新的东西并显示它们。参见 Hans – Geory Gadamer: *The Drama of Zarathustra. Nietzsche , Vol I.* Ed. by Conway. p.127.

显然地，尼采的“雨伞”在德里达那里作为一个隐喻，雨伞的遗忘犹如存在的遗忘并以一千种方式。参见 Derrida: *Spurs : Nietzsche 's Styl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143.

另外，Stephen A. Erickson 在《尼采与后现代性》中亦首先涉及尼采

引言

就笔者自己而言,对一个问题,随着阅读的纵深发展,每每感到似乎走进一个不断分支的无穷序列中,正如尼采所云“欲成整体,先做局部”(HAH,86),因此在这三年的尼采研究中尽量避免一种求大求全的解读,而是从一个视角切入,力图进行个性化的解悟。

当然这种个性化切入和解悟很可能是以某些箴言为依据,直观之再加以逻辑推理,攻其一端,不及其余。但在尼采文本字面上的那种诸说互相抵牾、互相驳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少),又只能直观之,况且这种直观的方式也颇契合尼采的透视说。只恐夏虫语冰,并未透彻个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然而正如思想总是冒险,哲学也总是表达为悬而未决的语言学,因而尽管论文可以写完,但书写“作为深奥的未完成的诗的评注”(借用纳博柯夫之语),并不存在天心月圆之类的功德圆满,而只有无穷编织的网络,重复着时时刻刻的伸延。

研究的方法。他同样强调“重构”和“翻译”尼采以理解其“真正意指”,并将此法命名为“超整合文本化”(Transcotextualization)。参见 Stephen A. Erickson: *Nietzsche and Post-modernity. Philosophy Today*, Vol 34:2, 1990. Chicago: DePaul University. p. 175.

Nehamas 亦认为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经常双曲线式”(hyperbolic)的,从而尼采的风格本身对于我们对他的解释的解释至关重要。参见 Alexander Nehamas: *The Most Multifarious Art of Style / Life as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 ~ 41, 239 ~ 241.

总之,对于所谓尼采的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笔者主张的是洞见和聆听,字摘句解恐有很多的局限。

